

那一年，我在法國教中文的日子

杜婉寧

緣起

記得大三在法國北部擔任義工的暑假，認識了幾位正在學中文的法國朋友，開始與他們進行短期語言交換，期間發現不少人仍對中華文化有著不合時宜的刻板印象，如：中國功夫、裹小腳、戴斗笠，有些人也從來沒聽過「台灣」這座同樣以中文為母語的島嶼。初期不免感到有些灰心，但在交流的過程中，我漸漸對於華語教學產生了興趣、在介紹自己的語言與文化之時，也加深了自我的文化認同。心中也暗自希望有朝一日有能藉由全球「中文熱」，提高台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大四回台後，便決定修習校內開設的華語教學學程，也因此有機會透過「臺法外語實習生交流計畫」取得赴法擔任華語助教的資格。

法國華語教學環境與任職學校環境

在華人世界蓬勃發展的背景下，以及中國官方大力推動的「孔子學院」遍地開花，「中文熱」正在世界各國延燒。現今，在法國中等教育階段，中文是近十年來學習人數增加最多的語言，高中生選擇中文為第一或第二外語（LV1, LV2）的比例已達40%，法國的中文學習人口總數目前也居歐洲首位。

隨著法國對於華語教學日益重視，華語師資

需求也漸增，為補足目前法國國內不足的華語師資，法國教育部開放的法國交換助教名額逐年增加，華語助教除須具備基本的華語教學概念，法語程度至少需達法語檢定B2以上，因為法國教育部認為中文助教具有一定的法語程度並了解法語邏輯，才能知道法國學生學習中文的困難點在哪裡。

此次任教，筆者被分派到的學校是隸屬艾克斯馬賽（Aix-Marseille）學區的École Internationale ITER學校，她位於南法的小鎮Manosque，是間剛成立不久的國際學校，主要為ITER（International Thermonuclear Experimental Reactor, 國際熱核聚變實驗組織）工作人員子女及當地學童所創辦，由於ITER的員工來自世界各地，校內的學生國籍也來自三十多個不同的國家，宛如一個小型聯合國。

因學校屬新成立，建築外觀非常現代化，遠看就像白色樹枝所圍成的森林，內部的教室就



圖1：ITER國際學校

如森林裡的小木屋，輕巧可愛。在這樣賞心悅目的環境下工作心情固然愉快，然而，如此新穎的學校，內部硬體設備卻稍嫌不足。教室雖配有電腦，但大多都沒有投影幕，要借到投影機更是困難。法國學生習慣的上課方式是比較活潑多樣的，多媒體教材少了投影幕，只用電腦螢幕播放，實在很難吸引學生的注意力。

我的指導老師Anne-Laure是位年輕的法國女老師，學校的中文部除了一位法籍老師，另有四位中國籍教師，各負責幼稚園、小學、中學和高中的華語課程。教育部規定助教的工作時數為每週十二小時，我雖是屬於second degré（國高中）的助教，但由於每個年級的老師都有需求，其中，小學與幼兒園地的助教需求時間佔最多，幾乎一週有十二個小時的時數都是被分到幼稚園和小學。

學生背景與狀況

École Internationale ITER這所學校的體制與台灣的完全中學類似，主要招收的學生大多為ITER員工的子女或是當地的雙語兒童，其中華人子女約有20名，分布在幼稚園、小學、中學及高中。有別於一般法國中中學課程將華語列為第二或第三選修外語，École Internationale ITER在中小學部

新設立了中文國際班（sections internationales），為法／中文教學時間相等的雙語班。學生每週兩天全天學習中文課程，另外兩天則是法語課程，這種情況的學生多數是以華語為母語的學習者，然而，也有少數學生雖屬華裔卻無任何中文基礎。

基於教學成本的考量，學校多是以年齡分班而非以語言程度分班，在這樣的背景下，容易造成同一個班級裡學生的程度有極大落差，此情形在幼稚園和小學部尤其嚴重，例如：幼稚園的班級學員包括四位字正腔圓的中國小孩（在家也用中文與父母溝通），另外兩位則是只會說法語的法國四歲小女孩（父母皆不會說中文），兩者的語言學習環境差異過於懸殊，在課堂上幾乎無法順利溝通。另外，小學部的成員由五位華裔學生以及從小學一年級才開始學中文的法籍學生所組成，學員雖屬同年齡，但語言成就卻是天壤之別。長期下來，不僅教學者無法兼顧不同程度學生的需要而分身乏數，影響學習成效，弱勢學生更會因心理因素而對學習中文產生消極的心態。

因此，每週十二小時的主要時段，我被分派到的任務便是加強輔導兩位幼稚園的法籍學生，以及小學部的程度較低的學生；而在國高中部，助教的工作是負責每週二中午的中文社團，每週四協助高中部學生準備法國大學聯考（Bac）的中



圖2：幼稚園小惡魔



圖3：與學生合照

文口試。教學方向偏考試取向，事前需準備幾篇A4的文章，並附有單字，讓學生熟讀課文並理解內容，而後針對文章作提問回答。每週只有十二小時的工作時數看似輕鬆，但是，有時候一天由早到晚下來，學生年齡由四歲橫跨到十八歲，語言程度由初學者至母語學習者，備課範圍當然也得從零起點的基礎口語到解釋導讀唐詩等高階課程，挑戰性非常高。

角色及實際工作情況

教學之初，心中難免徬徨，尤其是學生狀況跟之前預想的不太一樣。負責的班級模式也是採一對一或一對三的小班教學，與指導老師分組並分開上課，所以課堂上並沒有機會觀摩其他老師的教法，所幸，開學初期，法國教育部在馬賽為華語助教們安排了一場教學研習活動，並邀請現任法國教育部華語總督學——白樂桑（Joël Bellassen）教授為師訓主講者。由於白樂桑教授是筆者在學期間，華教課堂上老師常常提到的重量級學者，得知有機會得見到教授本人並與他討教，感到非常興奮與榮幸。師訓當天，印象最深刻地便是一開始，白樂桑教授問台下的助教，「如果把語文老師比喻成一種除了教師之外的工作角色，那會是什麼？」

大夥兒思考了一番，有人覺得老師是園丁，學生就像是被灌溉的花草，也有人認為老師如同導遊，帶領學生環遊世界，幾經討論之後，白樂桑教授表示：「在我看來，真正的老師是舞台劇導演，指導學生領會文本中的語言規則，並鼓勵學生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出來，但語言助教的角色則比較像是外交使者，真正的任務不在於教學，而是當學生在學習語言的時候，以母語者的身分協助他們掌握發音、實地演練句法、並從與助

教的互動中了解更多這門語言背後的文化、習慣。」這樣的比喻，不禁使我想起之前擔任畢業公演的導演時，排戲時也是得想盡各種方式分析、闡述對白後的意涵，誘導演員浸淫在文本裡，驅使他們利用想像力並且以自己的詮釋向外表達各種情感，瞭解這兩者的相關性之後，原本懵懂的腦中乍然對於此次的角色定位有更清楚的輪廓。

除了定位自己，白樂桑教授還傳授了我們掌握課堂活動節奏的方法以及管理班級秩序的原則，針對大家最頭痛的課堂紀律問題，他強調，和學生的見面第一印象尤其重要，必須一開始就讓學生了解老師的原則，懲處、獎勵以及評分標準，若是在課堂上，授課者對學生過度寬容或是讓步，也容易給學生錯誤的信息。

實際教學情況與難點

培訓後，大家確實從此場研習中獲益良多。然而，助教的角色卻必需隨著學生的實際學習需求而調整，尤其是我負責的學生程度相差很大，即使總教學時數不多，有時一天得準備四個不同年齡、程度的課程和上課模式，一開始容易手忙腳亂，還好這樣的情況再跟其他老師反映了之後，才漸漸適應過來。教育部雖有規定助教不能單獨授課，如果分組教學，也必須跟指導老師在同一教室裡。但是兩位幼稚園裡四歲的小女孩才學了幾個月中文，程度尚無法跟上其他同學，一起上課容易分心，降低學習效率，幼兒園的老師還是希望我們能分開上課，由專任老師負責其他四位中國籍小孩，我則負責兩位法籍小孩。幼稚園課程並沒有什麼特定教材，只能採取任務式教學法，加強聽力與口說能力，由於這兩位法籍學生的家人只會說法文，少了語言學習的環境，每週雖有兩天的中文課，進步卻有限，若硬是勉強



圖4：臨摹書法

學童，也會扼殺學習動機，起初我甚是挫折，還好有專任老師從旁協助，教我掌握與小孩相處的訣竅，才漸入佳境。至於小學部的課程，我負責與二年級的Léa和五年級的Hélène進行一對一教學。二年級的Léa因為家中缺少說中文的環境而跟不上其他同學，基本上課堂的教學輔助語還是以法語為主，但她已能掌握漢語拼音和漢字的筆畫順序，使用的教材是給華僑學童用的漢語課本，但課堂上還是得花很大的功夫讓她擺脫對法語的依賴，進而使她願意用中文與周遭的同學對話。

另外，小學五年級的Hélène的母親是台灣人，所以中文也有一點台灣口音，中文程度已具有一定基礎，可是句法上還是會受到法文的影響產生偏誤，課堂使用漢語拼音的內地教材，內容除了短文外更進展到了唐詩選讀，原以為跟高程度的學生上課會輕鬆許多，實際上，卻因為課程單字和文法都已經進階到比較複雜的內容，加上自己對漢語拼音、簡體字以及與台灣使用上相差甚多的大陸詞彙還不夠嫻熟，相對也需較長的備課時間。至於每週一次的第三外語選修課程，時間安排在午餐前的40分鐘，學生皆為法籍學生，此課程名為Initiations aux langues屬於社團性質，

顧名思義旨在培養學生對其他語言興趣，由於沒有特定教材，課堂時間扣掉集合與點名，基本上只有半小時的時間進行教學，且午飯前學生的注意力會被生理狀態干擾，上課聊天、不專心聽講是常態，這時，如何設計多樣而逐步深入的主題活動來引起學習動機就十分地重要。不同於其他班級必須照本宣科，此課程給我很大的自由和空間發揮，配合活動或遊戲，穿插口語操練，再帶入文化方面的主題介紹如：台灣小吃、春節習俗、生肖由來、歌曲教唱、書法、剪紙等，希望讓學生提高學習興趣。在這過程中，我認為最困難的部分，便是取捨，訂定課堂主題後，課程活動與句法練習的比例應如何掌握？

初期我總是會準備豐富的內容，口語、文法、書寫筆順練習外加文化介紹，然而課堂上各種實際狀況根本無法讓學生吸收這麼多份量。唯有適量精簡課程，訂定教學程序，課前先排演一遍，就像是導戲時，必須嚴格控制分場時間，進而掌握一齣戲的流暢度，也才能在有限的課堂發揮最大的學習成效。

在高三學生的部分，主要是配合高中老師所準備的教材，協助學生做會話練習，高三的課程進度基本上以考試為目的，上課內容是配合考古題來訓練學生。我負責協助口語的部分，糾正發音並假裝自己是考官與他們進行演練。由於此堂課以口語為重，自然地就會被要求收起溫婉的台灣口音，要練習說一口「原汁原味」的普通話。此外，因為兩岸差異而不同的生活用語，也必須在自行調整詞彙，如「公交車」，得避免說「公車」，「姑娘」不可說成小姐，不客氣要說「沒事兒」，鳳梨是「菠蘿」、薯條是「土豆條」，時時提醒自己不能說錯，以免造成同學誤解，至於猶如摩斯密碼的漢語拼音、簡體字，雖說出發前有加緊惡補，不過偶爾寫板書還是會有腦中一

片空白的情形發生，為避免在學生面前出糗，練習漢語拼音竟成了我的課前功課，這也可以說算是另一種「入境隨俗」吧。

擔任助教期間，很幸運地，自己都未遇到太過桀驁不馴的學生，也沒有發生其他助教提到的師生衝突，我想，許是自己任教的這間學校屬鎮上知名的雙語完全中學，加上小班教學的上課模式也比較有利於課室管理。當然，任教期間，也深刻地體會到了法國學生法國開放自由的教育模式，學生習慣獨立思考，好奇心強，在課堂上發言踴躍，非常樂意回答問題，這樣的學習特質使老師在帶動課堂氣氛上輕鬆許多，提問或課室活動相對容易進行，然而另一方面，活動進行中，學生之間明顯的競爭心態也有可能導致得失心重，紀律不好的學生易將個人情緒帶入學習中，進而降低學習意願。除此之外，課堂上也常常發生中文字彙量不多的同學為了方便會用法文提問，當下若不小心就會直接以法文回答，頻率一高法文對話的比重便過高，其他學生也會受影響直接與法語交談，這一點是很多助教在初期應避免的地方。

除了學生的學習問題之外，華語助教多半是擔任正式教師教學的協助者，但我實際上負責

大部分的課程為一對一或小班教學，並與老師分開進行教學。幸我任職的學校有五個中文教師，對於助教所負責的學生們，每位老師都有不同的想法與期望，大家對於教材教法的理念也各不相同，各派眾說紛紜，助教夾在中間，有時無所適從，也算教學上與工作環境的為難之處。

結語

此行赴法擔任中文助教，雖然不是第一次到法國，卻是首次在異地工作，期間很多行政上繁雜的手續、開戶、合約、保險等生活中的大小事項都要自己去照料。拜法國學制所賜，假期特別多，每逢週末、聖誕節、春假，就忍不住要從小鎮出發，在歐洲大陸上東奔西走，期間的自助旅行也都是從零開始摸索、安排，試著解決各種突發狀況，不知不覺訓練了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對自己也更具信心。教學歷程中，從一開始的挫敗到後期漸漸找到師生彼此最適合的上課模式，與學生相處的情況，就猶如小王子馴服狐狸的過程，看到離別前學生們寫的卡片，感動中也摻雜了成就感與不捨。

很慶幸得到這個機會，在畢業後能用大學四年所學到的技能推廣中文並介紹自己國家的文化與特色，讓一直以來都只會當學生的我，在角色互換後，也開始學會檢視自己的學習歷程。短短一年，不管是在教學上和學生的互動、與室友、房東的相處、和其他各國的語言助教交流、以及旅途中、沙發衝浪時結識的朋友與宿主，每次迎面的文化衝擊不僅僅淬鍊了自身的蛻變，同時，也都讓身邊的人更認識了「台灣」一點。

（本文作者任職於臺師大法語教學中心）



圖5：離別卡片